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Ⅱ

WORLD CLASSICS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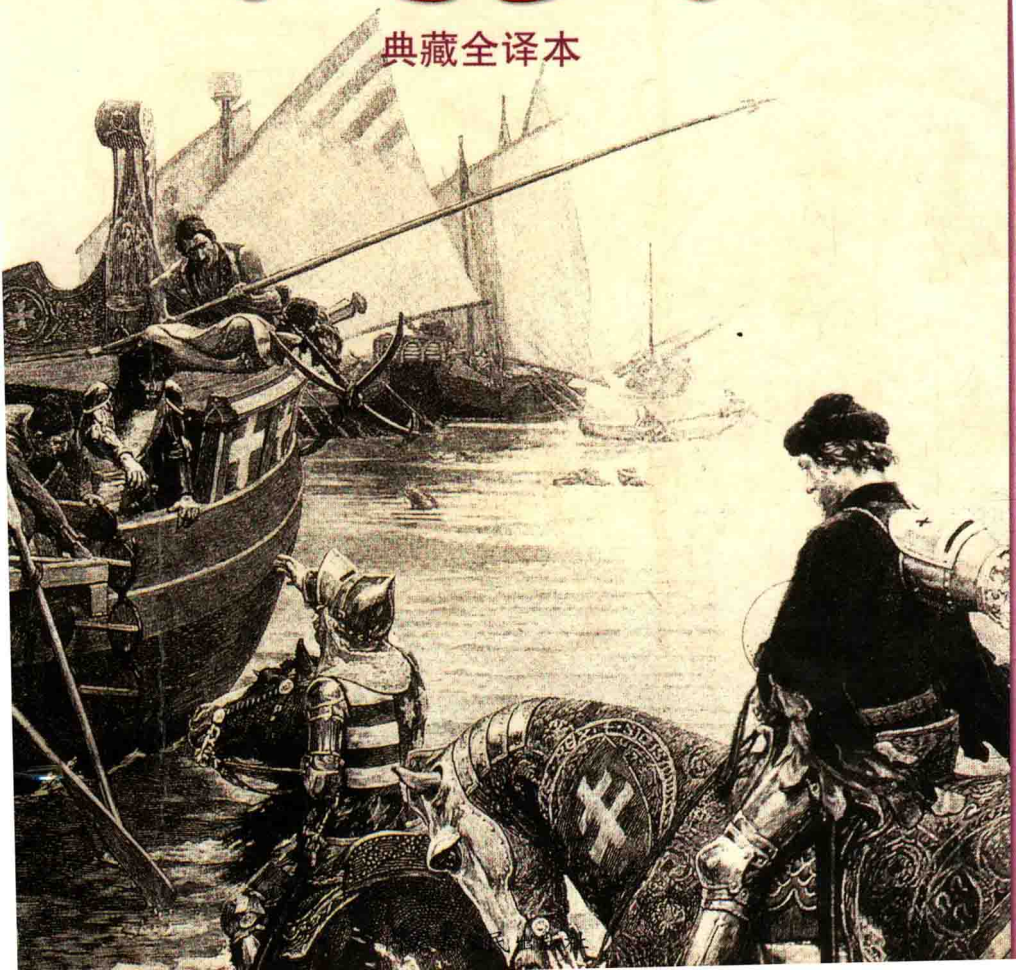
〔法〕儒勒·凡尔纳

神秘岛

Mysterious Island



典藏全译本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WORLD CLASSICS

Jules Verne

神秘岛

Mysterious Island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李成慧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李成慧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第2辑 / 赵文良 主编)
ISBN 7-204-06838-6

I. 神... II. ①凡... ②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
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3229 号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二)

主编: 赵文良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龙行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0

字 数: 3,6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6838-6/I·1209

定 价: 396.00 元 (全 18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言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一八二八～一九〇五年），法国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如《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神秘岛》、《环游地球八十天》等，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他生于法国的南特，从小就对航海有浓厚的兴趣。一八四八年，他去巴黎学习法律，同时系统地研究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为他想写的科学小说做积极的准备。他创作的科幻小说，作品卷帙浩繁，深受读者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国外。由于他的小说十分畅销，使他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小说作家。凡尔纳小说里的幻想都有极其充分的科学根据，其中的很多在今天都成了现实。他的作品幻想大胆而新奇，情节十分惊险曲折、结局出乎人的预料。这使他的科幻小说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神秘岛》是凡尔纳最具盛名的作品之一，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构成一个三部曲。故事描述了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群南军俘虏（其中还有一个孩子）抓住一个机会利用气球逃走了，他们中途却因一场风暴而被抛弃在一座太平洋孤岛上，这群善良勇敢的人完全是两手空空地落到了一座荒无人迹的孤岛上，可是他们并没失去信心，而是团结起来，历尽种种磨难，利用大家的才智与辛苦劳动，由赤手空拳一直到制造出陶器、玻璃、风磨、电报机……建立了幸福的生活。

这些遇难者在荒岛上度过的时间中，每逢危险时刻，总有一位神秘人物在帮助他们。最后，在一次火山爆发中，这些人都差点儿死去，直至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特所指挥的“邓肯号”经过那儿的时候才救下他们。回到美国以后，这几个“岛民”又重新开始他们在岛上建立的事业。他们在岛上究竟是怎样生活下去呢？如果读者曾看过凡尔纳的另一部小说《两年假期》，就会知道同是因海难而流落于荒岛上，《两年假

期》中的主人公们却要幸运得多。他们有丰足的装备又每每因机缘巧合而度过种种难关。而本书中的主人公们却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聪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广博的知识、坚定的信心、大自然的种种资源，最重要的是，每逢关键时刻，他们又会获得一些神秘的帮助，是谁在暗中关注这些善良的人们呢，是神、是人……读者自会从书中找到答案，结局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让他所写的故事情节，在荒岛上人和自然的斗争、技术上的创新与从没有到有的创造性劳动，都吸引着读者。作品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深信人类无限的创造力与科学的巨大力量将让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作为一名科幻小说家，凡尔纳作品的魅力，不仅在于他优美的文字，还在于其大胆神奇的想像力，其作品的情节都惊险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可爱。凡尔纳小说中的幻想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其中的许多在今天都已变成了现实。今日阅其小说，或许想从中受到什么新科学发明的启发已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学到许多科普知识，而作者在书中借上尉之口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然史上的一些科学思想。书中所谈到的许多我们日常用品的制造方法，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会大开眼界。

作者在小说中传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对于那些勇敢、善良的人们，相信他们只要永不放弃，都会是“凡寻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获得”。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9
第四章	13
第五章	18
第六章	22
第七章	27
第八章	32
第九章	37
第十章	43
第十一章	48
第十二章	53
第十三章	58
第十四章	64
第十五章	68
第十六章	72
第十七章	77
第十八章	82
第十九章	86
第二十章	91
第二十一章	95
第二十二章	100
第二十三章	106
第二十四章	111
第二十五章	116
第二十六章	121
第二十七章	126
第二十八章	132
第二十九章	137

第三十章	142
第三十一章	147
第三十二章	152
第三十三章	158
第三十四章	163
第三十五章	169
第三十六章	174
第三十七章	180
第三十八章	184
第三十九章	190
第四十章	196
第四十一章	201
第四十二章	206
第四十三章	211
第四十四章	217
第四十五章	222
第四十六章	228
第四十七章	234
第四十八章	239
第四十九章	244
第五十章	248
第五十一章	250
第五十二章	255
第五十三章	259
第五十四章	264
第五十五章	269
第五十六章	274
第五十七章	279
第五十八章	285
第五十九章	290
第六十章	295
第六十一章	301
第六十二章	307

第一章

“我们又往上升了么？”

“没有，恰恰相反！”

“这么说我们是在下落？”

“比那更糟糕，上尉！我们正向下掉！”

“天哪，快点儿把压舱物品丢掉！”

“扔了！最后的一袋也扔空了！”

“气球向上升了么？”

“没有！”

“我似乎听见了波涛的啪啪声，大海就在气球座舱下面，距离我们不到五百英尺了。”

“扔掉全部的压载物……全部扔掉！”

这样一个响亮且令人震惊的声音穿过太平洋上空，在空中回荡，此刻正是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午后四点左右。

也许谁都没有忘掉在那一年春分时，从东北方忽然刮来的那次骇人的大风。其间，气压计已经下降到七百一十毫米了。那场大暴风，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一直不住地咆哮着。它由北纬三十五度斜穿过赤道，直到南纬四十度，横扫一千八百海里的宽阔地带，为美洲、欧洲与亚洲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城镇被吹毁，林木被连根拔起，堤岸被汹涌翻滚的巨浪所冲毁。按照后来维里达斯局宣布的统计数字可以知道，有几百只船被抛到岸上，令人生畏的龙卷风所到的地方，到处都遭受到巨大的破坏，而且有的区域被海洋龙卷风夷成平地，上千人不是被碾死在大陆就是被淹死在海里。这正是那次处处肆无忌惮进行破坏的暴风过后所留下来的凄惨的情形。其毁坏程度确实疯狂骇人，它所带来的灾难，和一八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哈瓦那同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瓜德罗普岛发生的那种风暴所带来的灾难比起来，更加严重。

但是正当那么多的灾难在陆地上与海洋上降临时，那片不安宁的高空同时也上演着让人惊魂动魄的一幕。

一只气球，似乎是一只皮球，被卷向海洋龙卷风最高的地方，而且跟随气流的漩涡转动，用每个钟头九十海里的速度飞过高空，它自己也在不住地转动，好像给气流的大漩涡攫住一样。

那只气球下面挂了一个吊舱，吊舱在气球底下荡来荡去，里边坐着五名乘客，此时大雾和水气在海面上相互掺杂，几乎看不到那个吊舱。

此刻人们或许会问，那只热气球何时成为可怕的风暴的名符其实的玩具呢？它是由哪儿升到空中呢？很明显，它是不会在风暴正发生的时候升起来的。但是，这场大风暴已经接连吹了五天，并且在十八日那一天，这次飓风的初始征兆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毋庸置疑，这只气球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因为暴风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最少会将它带走两千海里。

因为没有了方位标，吊舱内的五位乘客不管怎样都无法估计出自己从出发起已经飞了多长的路。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尽管他们置身于疯狂的暴风当中，然而自己却平安无事。他们跟着风一起飘动，在风中转着圈，但他们自己却丝毫都没有感觉到在飞旋，也没有感觉到他们已经被风吹着离开了水平面。

他们的两眼难以穿过吊舱下的大雾看见下面的景象。阴云围着他们，密密的乌云让他们难以辨清此刻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飘浮在高空，四周到处都是黑暗，既看不见从地面反上来的光，也听不到从地面传来的声音，就连海洋的怒吼声都丝毫传不进他们的耳朵中。不过在气球快速下降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到暴风将给他们带来的危险。不过，在把像弹药和武器，甚至食物等压载物丢掉之后，气球重新回升到大气高层，升到四千五百英尺高的地方。当吊舱中的乘客得知下边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大海之后，感到上边的凶险尚不及下边的凶险更为恐怖。所以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迟疑地将甚至是用处最大的物品都丢出去，但同时他们也极力想法使气球中的氢气没有丝毫泄漏，因为这些氢气流质是他们飞行器的灵魂，有了它才能够使他们保持飘浮在下方深渊的上空。

黑暗的夜晚在害怕与不安之中过去了。如果不是精力充沛、果敢坚韧，也许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又一个白昼来临了，并且暴风也慢慢地弱下来。自三月二十四日那天早上开始，大风便有了一些渐渐减弱的征兆。天快要亮的时候，那些不是很重的云彩已经升向高空。几个钟头之内，大风渐渐地成了暴风，这也是说，大气流动的速度已比先前慢了一半。尽管此刻依旧是水手们所谓的那类“上桅收帆风”，不过海洋龙卷风的风力果然大大地减弱了。

快到十一点钟时，天空下层的空间已变得比较明朗了。大气中已经没有了这种疯狂的大气现象，甚至能够察觉到雷雨过后那种湿润的明亮了。暴风好像也不再向西吹了。它似乎也没有力气了。用不了多久，这也会像印度洋上出现的台风过后一样，随后就是暴雷闪电么？

不过就在这时，人们又一次看到，气球在渐渐地、稳当地飘移着向下层空间降落。无疑它是在缓慢地漏气，并且气囊正在渐渐地变长，而且从圆形变为椭圆形。快到中午的时候，气球只是在距离海面两千英尺高的天空中飘动。多亏气囊有着五万立方英尺的容量，所以它能够长久地飘浮在空中，尽管它原可以升得更高，或者能够平行移动。

觉察到他们自己面前的危险，最后乘客们将那些会让吊舱添加重量的物品统统丢掉了，这里面包括先前留下来的一些吃的东西，全部的东西，就连他们口袋里装着的小刀都丢了下去，并且他们之中有个人还爬上系有网索的圆框，竭尽全力把气球下面系得更加牢固一些。

不过，显而易见乘客们再也无法让气球在空中保持悬浮了，那氢气对于他们已不够！他们已经置身于没有希望的境地当中。

确实，在他们的视线下方不仅没有一块陆地，就连一座岛屿也没有。一望无际的水面看不到丝毫陆地的影子，就连一个能够抛锚把自己固定住的硬一点儿的东西都没有看到。

那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海洋，海面上波浪翻滚，汹涌澎湃。这可是一片没有边际的汪洋，就连他们处于高处，目力所及可以扩展到四十海里以外的情形下，也仍然看不到海岸线！就是这片沧海，在经过暴风残酷的拍打、鞭挞以后，水面上波涛汹涌，就像万马在一起奔跑，那掀起的一处处波峰如同迎风飘起的白色鬃毛。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没有一处陆地，也看不到一只船！所以，无论如何都得阻拦气球继续向下降落，防止它被大海那巨大的波浪所淹没。吊舱中的乘客接着就都开始紧急行

动，分别采用救急方法。但是，无论他们做出何等的努力，那只气球仍然始终在向下降落，而且在用一种快得无法再快的速度随风飘动着，也就是说从东北往西南飘移过去。

气球吊舱中这些倒霉的人，他们所处的境地实在是糟糕至极！毋庸置疑，他们再也无法阻止气球下落。他们所做的各种尝试都是没有用的。气球的气囊正在渐渐地变瘪。氢气流质正在不住地向外泄漏，然而又没有丝毫把它止住的可能。气球下落的速度在很明显地在加快。这样，到了午后的时候，吊舱所悬浮的地方已经距离大海不到六百英尺了。

由于氢气是由飞行器气囊的一道很大的裂缝里向外泄漏的，所以想控制它向外跑的确是不可能的。乘客们将吊舱中的物品统统丢掉以后，载重减轻了一点儿，所以他们得以在空中悬浮的时间延长了几个钟头。但是，这也惟有苟延残喘罢了，如果暮色降临以前看不到一块陆地，乘客、吊舱同气球无疑会被大海的滚滚波浪所吞没。

这时他们惟一要做的事情他们全都做了。气球里的乘客们很明显都不是胆小的人，知道应当怎样去正视死亡的威胁。他们的嘴里没有一点儿埋怨的话。他们决定抗争到最后一刻，决定竭尽全力去延长他们降落的时间。吊舱不过是一种用柳条编织成的一类篮筐，不适宜在水里漂浮，所以，如果它掉进海里，无疑它不会让自己保持在海面上漂浮。

两个多小时，气球距海面差不多不足四百英尺了。

此刻，一个洪亮的叫喊声传了过来——那是一位毫不害怕的男子汉从心底深处发出的声音。响应这叫喊声的声音听起来则是同样的沉稳和坚决。

“全部的物品都已经丢掉了？”

“不，这儿还有两千金法郎呢！”

一个沉重的钱袋马上就掉进了海中。

“气球向上升了么？”

“升高了一些，但它过一会儿还会向下降啊！”

“还有什么物品能丢到外边去？”

“没了！”

“不！还有吊舱！”

“我们抓着网索，随后将吊舱丢到海中去！”

这的确是减轻飞行器重量的惟一的、最后的方法了。拴在吊舱上边的绳子被切断了，接着吊舱掉了下去，气球也随着向空中升了两千英尺。乘客们爬上了球网，牢牢地抓着网眼，同时看着底下那看不到底部的深渊。

大伙儿都清楚这种气球具有怎样的灵敏度，丢掉最轻的物品就能引起垂直向上飘动。这样的飞行器，飘浮在空中，就像一只准确性极高的天平正在运转。所以很容易就能想像，只需要减少相对可观的重量，它便会马上很明显地向上升。那时所发生的那类情形正是这样。然而，气球在天空的上面平衡了一会儿以后，却又开始向下坠落。氢气流质从那道裂缝的地方不断地向外泄漏，而目前又没有把裂缝修好的可能。

乘客们已干了他们所能够干的所有事情。此刻谁都无法拯救他们了。

他们惟有指望上苍来使自己获救了。

午后四点的时候，气球与海面之间的距离仅有五百英尺了。

一声洪亮的狗的叫喊声传了过来。原来，这是乘客们随身携带的一条狗，它在网兜里面，而且牢牢地贴在它主人身边。

“托普看到了某种东西，”他们中有位乘客大叫道。随后就有人高声说道：

“陆地！陆地！”从天快要亮的时候开始，气球就被风卷着往西南方向飘，它已越过了大约好几百海里这个不可小看的距离。最后，一处非常高的陆地出现在眼前的西南方向。然而那处陆地却还处在三十海里开外的地方。所以，起码得用一个钟头才能够抵达那儿，才能够有机会随风飘落在那里。

一个钟头呀！在这以前，气球中所有现存的氢气流质是否统统跑掉了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乘客们都知道，他们不管怎样都要到达那个坚实之处。他们不晓得那是哪儿，究竟是大陆还是海岛，因为他们丝毫不清楚这场暴风将他们卷向了地球的哪个角落！但是在这个陆地上，无论它是有人住在那儿还是没有人居住，无论它是殷勤好客还是恰恰相反，他们都得抵达那儿！

然而此刻气球显然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了。巨大海浪的波峰已经不止一次碰到气球网兜的下端，使得气球又一次变得愈加沉重，这么一来，气球似乎是一只伤着了翅膀的鸟儿，只是处在半飘流状态。半个钟头以后，与那处陆地之间相距只有一海里了，然而气球却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力气，变得松弛，明显地瘪皱起来，仅有上面仍然保存着一些氢气。乘客们牢牢地抓着网索，不过这样仍旧太重了，所以他们不久就有一半身子没进海里了，澎湃的波涛在拍打他们。此刻，风吹进了气囊里，气囊变成了一只袋子。借着风的推动，气球如同船只一般顺风往前行驶。它也许会这样到达那海岸吧？

但是，当距离那海岸只有两寻远时，几声惊叫一齐响起来，这叫声在空中不停地回荡着。原来，那只看上去再也无法飘起来的气球，在一个巨浪拍打以后，居然又出人意料地升起来。好像某个新奇的部分忽然把它的重量减轻了，所以重新回到了一千五百英尺高的地方。但是在那上边，气球遇到了一种空气涡流，这涡流并没有径直把它带到海岸，而是旋卷着它沿着和海岸平行走向的路径飘过去。

后来，气球在两分钟以后落地了，落到了海浪不能冲涌到的海滩上。

乘客们相互帮助着走出网兜。气球因为减轻了他们的重量，又跟着风飘动起来，就像一只受了伤的鸟儿，恢复了片刻活力那样，不久就在空中不见了。

吊舱内本来有五位乘客，还有一条狗，不过如今气球把四位扔在这个海滩上了。

失踪的乘客很明显是在方才海浪击打气球网兜的时候被卷走了，而就是由于这样，气球的重量才能减轻，它才可能有那最后一次地飘升，并且在不久以后抵达陆地。这四个遇难的人刚刚踏到陆地上，就都记起那位不见的乘客来，他们全都高声呼喊着：“他会极力游到岸上来的！我们去救他！我们去救他！”

第二章

这些方才被暴风扔落在海岸上的人，既不是气球的职业驾驶员，也并非空中探险旅行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是一些战争中的俘虏，他们的勇敢和毫无畏惧让他们在这类不同寻常的境地中也能够脱身。他们可是多次逃脱死亡的手掌呀！不止一次他们差点儿从破碎的气球中被抛落到深渊里。但是，老天爷每次都救下他们，不过同时也为他们安排了一种还要离奇的遭遇。于是三月二十四日，他们由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的部队所包围的里士满逃离以后，到了和这个城池相距七千海里之处。在无情的南北战争时，里士满是南方最重要的要塞里的一个。他们在空中飞行已经持

续五天了。

是怎样的情况使这些战争中的俘虏逃跑的呢？下面就是这件事情的经过。

正在这一年，一八六五年二月间，格兰特将军对里士满发起了很多次突如其来地攻击，想要拿下这个城池，然而却没有胜利，他有好几名军官被敌军抓住了，而且被关押在城里。那些被俘的人里最伟大的一个便是赛勒斯·哈丁上尉。赛勒斯·哈丁来自马萨诸塞州，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在这次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派他始终负责有着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管理工作。他是一名真正的北佬，瘦削薄弱，羸弱得只余皮包骨，大概有四十五岁光景，他的平顶式的头发与胡须都已变得花白了，只给自己蓄了一撮密密的小胡子。他长了一个那种好看的“货币人头像”一样的脑袋，此种类型的人头看上去似乎是专门为了轧制纪念奖章用的，他眼神尖锐，嘴唇经常庄重地闭着，一副行动派学者的样子。这位工程师是从挥动锤镐做起来的，和一名从战士做起的将军一样，所以，除去头脑聪明以外，他的手艺也非常高强。他的肌肉看起来特别强壮有力。他确实是一位实干家，并且还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他的饱满的精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对他所获得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功劳。他学识渊博，非常看重实际，办法很多，用法国军队中的话讲，他拥有一种高傲的性格，无论在什么重要的情形下，他都不受约束，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都能具备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就能够使一个人获胜的条件——灵活的思想，迅捷的身手，狂热的欲望及坚定的意志力。所以，他的座右铭也许正是十七世纪威廉三世的那个座右铭：“即便没有获胜的希望，我也能够坚忍不拔。”

赛勒斯·哈丁还是英勇的再现。在这次战争期间，他差不多参加了全部的战役。开始投奔尤利塞斯·格兰特以后，他是伊利诺斯州义勇军中的志愿兵。他曾经在巴杜卡、贝尔蒙和匹兹堡埠头等地方打过仗，加入了对科林斯城的围攻，在吉布森港、黑河、查塔努加、韦尔德涅斯等地战斗过，参加了波托马克河战役，英勇善战，堪称将军如此评价的一名战士：“我绝对不统计我的死亡数！”而哈丁上尉几乎反复列进那位令人害怕的格兰特不作统计的那种死亡数之中，但是在这些战斗中，虽然他对自己丝毫都不吝惜，不过直到在里士满杀场上受伤被抓的时候，他都一直受着幸运的优待。而在赛勒斯·哈丁成为俘虏的那天，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也落进了拥护南部同盟的人手中。这不是其他人，竟然是让人敬重的吉迪恩·斯比林，《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在这以前负责察看北军方面在这次战事中的所有变化。

吉迪恩·斯比林和那些出类拔萃的英、美的专栏编辑——比如说史丹利还有别的编辑，是同一类人，为了获得一条准确无误的消息并把它在最短的时间里发回到报社，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他们都一点儿也不后退。联邦各家报纸，例如《纽约先驱报》都在培养自己的骨干力量，并且它们的记者也都是值得相信的人。吉迪恩·斯比林是这些一流记者里面很不平凡的一位。他才艺双全，有着充沛的精力，行动敏捷，不管什么事都有胆量尝试一下，很有头脑，周游过世界各地，不仅是一名士兵，还是一名艺术家，喜欢为人提供帮助，行动果断，不怕艰难，不怕苦，不怕危险，收集想要知道的消息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为报社，他几乎就是一座有关种种希奇东西、新颖事物、未知事情的新闻的宝库。他是那种英勇的、不屈不挠的现场目击者，他们在密密的子弹之下写专栏文章，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危难就是使人觉得亲切的真实遭遇。

在这以前，他同样参加了全部的战役，并且经常在队伍前列，一只手拿枪，另外一只手攥着记事簿，而那枪林弹雨无法让他的铅笔有丝毫颤动。他从来不像那些没话要谈却依然唠叨不休的人那样，用接连不停的电报来折磨他的电报机，他所有的笔记，都简练、明了、清晰，在一个重要的地方，还写着说明。另外，他一点儿

都不缺少幽默感。就是他，在黑河战事以后，不管怎样非要在电报局营业窗前留着自己的座位，在向他的报社汇报了这次战役的结果以后，又连续发了两个钟头的电报，将《圣经》前面的几章都发了出去。他为此用了《纽约先驱报》两千美元，不过《纽约先驱报》则成了第一家掌握黑河战事结果情况的报社。

吉迪恩·斯比林个子高大。他顶多四十岁。有些几乎是红色的金黄色颊髯在他的脸庞周围环绕着。他的眼光冷静，灵敏，视线转移快速敏捷。这是一位习惯了急速看见每一个细节的男子汉的目光。他身体长得很健壮，曾经在这样那样的气候当中都磨练过，就像一根钢杆锻造的时候在凉水里淬过火一样。

十年以来，吉迪恩·斯比林始终都是《纽约先驱报》青睐的记者，他不仅精通文笔，并且深谙绘画，他的专栏文章同他的速写插图始终在让《纽约先驱报》丰富与充实起来。他做了俘虏的时候正在对这次战斗进行描述与画素描。记载在他的记事簿上边的那最后的话是：“一个拥护南部同盟的狙击手正举枪对着我，然而……”然而那个人并没有打中吉迪恩·斯比林，按照他坚持的习惯，他没有受到一点儿擦伤就脱身出来了。

赛勒斯·哈丁和吉迪恩·斯比林，当时二人除去互相知道对方的一些声誉以外，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两个全都被调到里士满来。这位工程师，他所受的伤不久就完全好了，而就是在他病后恢复的那段时间内，他和这名记者相识了。这二人各自都喜欢和对方在一块儿，同时养成了彼此重视的习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共同的人生就仅有一个目标了——逃离，重新回到格兰特部队，并且继续在联邦的队伍当中统一战斗。

所以，从此刻开始这两位美国人就决心要利用每一个时机去逃离。但是，尽管他们在城内能够自由活动，不过里士满却戒备特别严密，逃跑看来希望不大。就在这当儿，赛勒斯·哈丁的一个仆人赶来同他相聚见面了。那是一个永远对他忠心耿耿的仆人。这个坚强而又无所畏惧的黑人，在这位工程师的领地上出生，父母都是奴隶，不过赛勒斯是个明白事理和一心一意想废除奴隶制的人，他很早就把这个仆人解放了。这个奴隶，做了自由人以后，始终都不肯离开自己的主人。他乐意为他死去。这是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身体强健，头脑灵敏、机智，可爱而温和，镇静，有的时候天真无邪，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喜欢帮助别人，并且心肠好。他的名字是纳布查德尼扎，不过他愿意人家只简单地叫他纳布。

在纳布知道主人做了战俘以后，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马萨诸塞州，抵达了里士满城前，而且，凭借他的智慧，在不止一次冒着死的危险进行了各种尝试以后，他总算潜进了被包围的城市里。赛勒斯看见自己仆人时的那种高兴同纳布找到自己主人时的那种喜悦，这样的情形，实在是无法表达了。

不过，尽管纳布可以潜进里士满，不过他想再到城外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因为北方的战俘始终受着十分严密的看守与监视。必须有一种特别的机会，才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些许成功希望的逃离。但是，这样的机会不但不会出现在面前，并且，想使其产生也并非轻易就能做到的事。

当时，格兰特仍然在打仗。为取得匹兹堡战斗的成功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的部队和巴特莱的部队联起手来，在里士满城前，如今依旧没有得到一点儿效果，所以，丝毫不能预料解救战俘的行动会马上到来。

那位记者由于单调的俘虏生活再也不能提供丝毫使人发生兴趣的详细情节记录下来，所以再也无法这样坚持下去了。他向来都很灵活的头脑里这时仅有一个想法：远离里士满，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曾不止一次，他甚至冒着危险进行过尝试，然而都被一些无法跨越的障碍挡住了。这段时间内，围城始终在继续，如果说

战俘们都迫切期望重新回到格兰特部队的話，那些被围困的人们期望逃离这儿重新回到南方部队的迫切心情也和他们不相上下。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约那旦·福斯特的人，一个拥护南部同盟的狂热分子。这事实上还因为，如果分裂主义者们战俘无法离开这个城市，那些分裂主义者们也都无法离开，因为北军已经把他們围困住了。里士满那位地方长官，已经很久以来，无法和李将军取得联系了，而当时他最期望的是叫人了解城里的情形。便于加快助援军队的行进步伐。所以，这个约那旦·福斯特也就有了坐气球升向高空的想法，那样就能够穿过包围线，到达分离主义者营地。

那个地方长官允许进行这样的尝试。一只氢气球制造好了，并交给了约那旦·福斯特使用，和他一起升向高空的有他五位同伴。他们都带着武器，为了一旦降落的时候也许需要拿来保护自己，同时还带着吃的东西，避免他们的高空旅行延长时间。

气球开始升空的时间定于三月十八日。升空必须在夜里进行，并且还得要西北风向，风力普遍匀速，气球的驾驶员们或乘客们准备用几个钟头飘飞到李将军的营地。

但是，此时的西北风根本就不是一般的風。从十八日开始，它就显而易见地向暴风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暴风雨就变成这么大了，福斯特出发的时间只好延期，因为不可能叫气球及其运走的人在自然界的暴力当中去冒险。

所以，充足气的气球就搁在里士满的大广场上，只要暴风出现短时间的平静就预备出发，但是可以想像被围困的人们在看见大气圈的天气情况依旧十分强烈时的烦躁的心情。

三月十八和三月十九日两天过去了，暴风雨状况依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暴风阵阵刮至贴地，就连将气球固定在地面上也非常艰难。

十九日这个夜晚也过去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这场暴风刮得愈加凶猛了。出发更没有希望了。

那天在里士满的一条大街上，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同工程师赛勒斯·哈丁说话。这是一位水手，名字叫潘科罗夫特，大约有三十五到四十岁光景，身体强健，肤色被风吹得特别黑，眼光锐利，看起来很神气。潘科罗夫特是一个北方人，他地球上的每一个大洋都跑遍了，一切没有翅膀只有双腿的生物所能够遇上的惊险他全碰到过。不消说，这是个敢闯、敢作敢为的人，任何事儿都不能难住他。潘科罗夫特这年年初因为有事来到里士满，身旁带着一名新泽西男孩，名字是赫伯特·布朗，十五岁，他船长的儿子，一个孤儿，他喜欢这个孤儿就像喜欢他亲生的孩子一样。因为没能在围城开始以前离开这座城市，他同样被围困在城里，这使他极其沮丧；然而他并非一个屈服于困难的人，所以他准备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座城市。他曾经听说过工程师赛勒斯·哈丁的大名。他知道这个果断的人怀着极不耐烦的心情在咬紧牙关忍受着。所以这天，他就一点儿也不迟疑地走上前去和他说话了，而且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里士满使你厌烦了吧，上尉？”

工程师紧紧地看着这样对他讲话的人，而这个人则在小声地继续追问：

“哈丁上尉，您准备逃跑么？”

“什么时候？”工程师迫切地回答，很明显这个回答是脱口而出的，因为他讲话以前根本就没有查问过这个对他讲话的素昧平生的人。但是，在用一种灵敏的眼光看过这个水手那坦诚的面孔以后，他相信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正派的男子汉。

“您是什么人？”他生硬地问。

潘科罗夫特作了自我介绍。

“那好吧，”哈丁应着说，“您希望我怎样逃跑呢？”

“用过那个松垮的气球，别人叫它在那儿没事可做，但是我认为它看上去，似

乎是在专门等待我们呢……”

水手用不着把话说完。工程师已经懂得了他话里的含义。他抓着潘科罗夫特的胳膊，将他拉到他的住所。在那儿，这个水手把他的整个计划都讲了出来，事实上十分简单。大家不过是想冒着生命危险去实行。那暴风依然在拼命地猛吹，这是不可怀疑的，但是，像赛勒斯·哈丁这样的一位两手灵巧、勇敢而又无所畏惧的工程师，想驾驶一只这样的气球，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如果他懂得操纵技术，潘科罗夫特早已丝毫不加迟疑地领着他的小朋友赫伯特逃跑了。因为过去在海上他已经习惯英勇地经历疯狂的暴风，他如今不愿意只因为这场暴风雨就妨碍他的行动。

赛勒斯·哈丁认真地听着这个水手讲话，尽管默不作声，不过神情专注、眼睛闪闪发亮。已经期盼很长时间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可并非一个错过大好机会的人。不可否认这一计划确实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然而，它仍然是可以实施的。晚上，虽然有监视，不过他们仍然可以抵达气球那儿，钻到吊舱里，接着再将固定气球的绳子切断！当然，他们需要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许会取得胜利。并且，如果没有这次大风暴……如果没有这次大风暴，那只气球早已经跑了，这种已经寻找了很长时间的时机，就不会出现在眼前了。

“不止是我自己！”赛勒斯·哈丁后来说道。

“那您想带多少人呢？”这个水手问。

“两个，我的伙伴斯比林与仆人纳布。”

“也就是说三个，”潘科罗夫特应声回答说，“再加上赫伯特和我，总共是五个。但是，那只气球能乘坐六个……”

“这些就够了。我们出发吧！”赛勒斯·哈丁简单地说道。

这个“我们”把斯比林也计算在内，因为那个记者，就像他的朋友所熟悉的那样，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所以，当将这一计划对他说时，他对这件事完全赞同。但是，使他觉得诧异的是，这样简单的方法他以前却不曾料到。提起纳布，则是他主人想去什么地方他就跟着去什么地方。

“那就定在今晚，”潘科罗夫特说，“我们五个人都去闲荡，走过那里，以好奇人的身份出现。”

“晚上十点，”赛勒斯·哈丁回答说，“希望老天保佑，在我们动身以前，这场大风别平静下来！”

潘科罗夫特告别了这二位朋友，返回了自己的住所，年轻的赫伯特·布朗已经呆在那儿了。这个英勇的孩子已经知道了这个水手的计划，并且此刻正在非常焦急地等着水手和工程师商量的结果。这样，这五个果断的人，马上就要冲向暴风雨，把自己置身在暴风当中！

不！暴风没有停息下来，不管约那旦·福斯特或者他的同伴们，都不想坐在那个不坚固的吊舱中去面对这种大风暴！这一天很不好过。工程师只对一件事情不放心：就是那个气球。它被固定于地上，并且给风刮得来回摇荡，它是否会被撕得粉碎。在好几个小时内，他都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闲荡着，看着那个飞行物。潘科罗夫特摹仿着他的样子，在他的身旁，双手放在兜里，需要的时候还打哈欠，似乎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但是，他也像他朋友那样害怕固定气球的绳子被拉断，或者气球被撕得支离破碎。

天黑了下来，夜色阴暗暗的。一阵阵浓雾似乎阴云一般贴近地面经过。天上雨雪交加。天气很冷。一种像雾的东西沉重地压到里士满上空。看上去，那次凶猛的狂风骤雨已经令围攻者和被困者间处在一种休战状态，而那个大炮，在暴风骇人的轰鸣前也不再轰击了。城市的大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在这样糟糕的天气里，大家

认为用不着在大雾已经把气球吞没了的广场上设岗置哨。这些对那些战败被俘者的逃跑都是有益的；不过，这一回他们准备在阵阵大风当中进行的冒险旅程将要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

“这糟糕的天气！”潘科罗夫特一拳压着头上那顶差点儿被风刮走的帽子，同时喃喃自语地喊着，“不过，嗯！我们终究会胜利的！”

在九点半时，哈丁以及他的同伴们，从各个方向进入了广场，此时暴风已经把那些汽灯刮灭了，广场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甚至连那只差点儿给风刮得躺在地上的庞大气球也看不到。气球网除去被用重物固定住以外，还用一根很牢固的绳索拴紧，而吊舱则被一条穿在道路上的一个索环上的牢固的缆绳拉住，再转到那吊舱上面加倍固紧。那五个俘虏在吊舱旁边碰面了。他们并没给人看到，天色一片黑暗，致使他们相互间甚至都无法看见对方。

他们什么话都没说，哈丁、斯比林、纳布还有赫伯特坐在了吊舱里，潘科罗夫特则遵照那个工程师的命令，把一包包重物顺次打开。只用了一会儿时间，这个水手就返回他的伙伴们当中了。

这样气球此刻只被一条加固的缆绳拉住了，所以，只等那位工程师的一声命令就可以动身了。

正当此时，一条狗一跳爬到吊舱上来。那是托普，那个工程师的爱犬，它把铁链给挣断了，赶上了自己的主人。赛勒斯·哈丁担心吊舱超载，正准备把这个可怜的动物打发回去。

“不就是多一条狗吧，不幸的东西！”潘科罗夫特说着就丢掉了两个沙袋以来减轻吊舱的重量。然后，他就把那个缆绳解开了，接着气球就斜着向上升去。吊舱在撞到了两个烟囱以后，就在空中不见了。

暴风在这几个旅行者跟前彻底展示了自己的野蛮。那个工程师是不会考虑在夜里下降的，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下边的大地却被那大雾遮盖得什么也看不到。五天以后，当一时的晴朗出现的时候他们才见到气球下边是一片一眼看不到边的海洋，但是彼时这只气球却随着一种让人惊骇的速度被狂风卷着走啊！

此刻大家知道情形怎样了。这五个人三月二十日乘坐气球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旅程。五天以后里面的四位被抛落在一座荒岛上，这里可是与他们的国家相距七千海里的地方呀！不幸的是，他们的向导和精神领导，那位工程师哈丁上尉不见了。他们刚刚站起身来，就马上奔向海岸边，期望能够援助这位工程师。

第三章

那个工程师从过重的气球网的网眼中跌下来以后就被一阵巨浪卷走了，他的爱犬也一起不见了。这个忠诚的动物宁愿冲上去援助自己的主人。

“走！”这个记者高声叫着。接着，斯比林、赫伯特、潘科罗夫特和纳布，这四个人，他们全都忘掉了疲乏和劳累，开始寻找工程师。不幸的纳布，一想起将失去这个世上他惟一所爱的人的时候，就放声大哭，显得极其痛苦。

从赛勒斯·哈丁没有了踪影到他的伙伴们登上陆地，前后不足二分钟。所以，他们期望能够及时赶去援助他。“我们去寻找吧！我们去寻找吧！”纳布嚷道。

“是的，纳布，”吉迪恩·斯比林也这样说，“并且我们肯定会寻找到他的！”

“他仍然活着，我敢保证！”

“肯定活着！”

“他会不会游泳？”潘科罗夫特问。

“会啊！”纳布断言说道，“况且托普与他在一块儿啊！”

那个水手瞧了瞧拍打着海岸的滚滚浪涛，不由自主地摇摇头！

那个工程师是在海滨北边不见的，距这几位遇难的人方才登上陆地的地方差不多有半海里远。所以，他有可能抵达的最近的沙滩距离这儿顶多有一海里远。

此时已经快六点了。夜色在那大雾的掩映下看起来特别黑。这几位遇难的人从他们碰巧落下的地方朝北边那片陌生的地带走去，那是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他们对这儿的地理情形甚至无法估摸。他们在荒无人烟，掺杂着石子的沙地上行走。这里的地面时高时低，土质坚硬，有的地方还和筛子一样，到处都是坑洞，走在上面非常困难。有些飞的时候不灵活的笨重大鸟，纷纷地从坑洼内钻出来，向各个地方飞离而去。另外，还有许多飞的时候很矫捷的鸟儿，则是一群一群地飞起来，并像云一样从他们头顶上空飞过。那个水手好像认出这是一些海鸥与猎隼，此时它们那尖叫声正和这海洋的怒吼声竞相抗衡。

这些遇难的人，经常停止脚步，高声呼唤着，而且认真聆听是不是有应答声从海上传过来。他们其实在想，可能工程师也早就登上陆地了，并且他们距离他靠岸的地点也不远。如果是这样，就算哈丁自己无法回答他们，然而起码他们能听到托普的吠声。他们停止脚步去听，但是除去听到波浪轰鸣声与浪涛击岸的声音以外，他们听不到丝毫其它的声音。于是，这一小伙人接着向前走，与此同时搜寻这片海滨就算是最窄小的每一个坑洼的地方。

向前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以后，这四个遇难的人忽然发现前面是一处巨浪滚滚、浪花滔天的陆地边缘，他们就望而却步了。这结实的地面已经到了最末端。他们此刻正处于一个高而险的海角的最顶部，当时海潮正在发疯一样撞击着这个海角。

“这是一个岬角，”那个水手说，“我们一定要转过身来向右走，这样，我们就能抵达那真正的陆地了。”

“不过，如果他在那儿呢？”纳布用手指着昏暗中白浪泛起的那片大海洋面说。

“那，我们再来呼唤呼唤他吧！”接着，他们便一块儿拉大嗓门，一起猛喊起来，然而没听到一丝应答的声音。他们等了一会儿，重新喊了一次，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这些遇难的人接着就回过头来，顺着和这个海岬相反的方向走去，走在一个石头也非常多的沙质土壤地面上。但是，潘科罗夫特仍然留意到了这儿的海岸还要险峻，它的地势在慢慢地上升，所以他肯定地说，这里由一处长长的斜坡和一个地势很高的海岸连着，而在黑暗的夜色当中，那个海岸处的高地会模模糊糊地显现出来。这部分滨海地区的鸟不像先前那个地方那样多，大海浪涛也不是那样猛烈翻滚，涛声很小，浪涛的拍岸声在这里也明显地减弱下去，几乎是听不见海浪拍岸的声音。这处岬角海岸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小的弧形海湾，那高而险的海岬的顶部阻拦着波涛滚滚的巨浪的拍击。

但是，顺着这个方向往前走，他们却是向南走，那就恰恰和哈丁也许会在那儿登陆的那一个海岸向着相反的方向行驶。走了一海里半路程以后，这儿的海岸仍然没有出现任何一条可以令他们转回去往北走的弯路。但是，这处岬角——他们已经绕过它的顶部——肯定会和那处真正的大陆连在一块儿。这些遇难的人，尽管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不过仍然打起精神接着向前走，无时无刻不在盼着忽然间发现一个拐角，让他们返回那刚开始行走的方向去。在走了差不多两海里路以后，他们是何